

· 家 ·

傅不去省城，那么你或者与易芝生先生一起住，或者随圣山、镜和、子祥几位先生一起作同伴，总须得有一个老成的人照顾一切，才比较稳妥。你近日还常作试帖诗没有？在考试中要仔细检查一番，平仄错了没有，抬头错了没有。这次没有给澄叔写信，你向他禀告就行了。

七四 诸女当教之孝敬翁姑丈夫

字谕纪鸿儿：

接尔澄叔七月十八日信并尔寄泽儿一缄，知尔奉母于八月十九日起程来皖，并三女与罗婿一同前来。

现在金陵未复，皖省南北两岸群盗如毛，尔母及四女等姑嫂来此，并非久住之局。大女理应在袁家侍姑尽孝，本不应同来安庆，因榆生在此，故吾未尝写信阻大女之行。若三女与罗婿，则尤应在家事姑尽孝，尤可不必同来。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后必无好处。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，敬事丈夫，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，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。

三女夫妇若在县城省城一带，尽可令之仍回罗家奉母奉姑，不必来皖。若业已开行，势难中途折回，则可同来安庆一次。小住一月二月，余再派人送归。

其陈婿与二女，计必在长沙相见，不可带之同来。俟此间军务大顺，余寄信去接可也。

此间一切平安。纪泽与袁婿、王甥初二俱赴金陵。此信及奏稿一本，尔禀寄澄叔，交去人送去。余未另信告澄叔也。

涤生手示 八月初四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鸿儿：

接到你澄叔七月十八日的信，还有你寄给泽儿一函，得知你侍奉母亲于八月十九日起程来安徽，三女儿和罗婿也一同前来。

现在金陵还未收复，安徽的江南江北两岸盗贼多如牛毛，你母及四女等姑嫂来我这里，并不能长久居住。大女儿理应在袁家侍奉婆婆尽孝心，本来不应一同来安庆，因为榆生在这里，所以我没有写信阻止她来。像三女儿与罗婿，则尤其应该在家侍候婆婆母亲，大可不必一同前来。我经常看见嫁出去的女

· 书 ·

儿贪恋娘家的富贵而忘了她婆家的人，以后肯定没有好处。我家的女儿们首先应当教育她们孝顺婆婆，敬事丈夫，千万不要重视娘家而轻视夫家，仿效平庸小家的陋习。三女儿夫妇如果还在省城县城一带，尽可以仍回罗家侍奉婆婆，不必来安徽。如果已经开航，势必难以中途折回，则可同来安庆一次，在此小住一、两个月，我再派人送回。陈婿与二女儿，想必在长沙方能相见，不可带他回来，等到这里军务理顺，我再寄信去接来。

我这里一切平安，纪泽与袁婿、王甥于二日一起前往金陵。此信和奏稿一本，你寄给澄叔，交人送去。我没有另外写信告诉澄叔。

七五 船行沿途不可惊动官长

字谕纪鸿儿：

尔于十九日自家起行，想九月初可自长沙挂帆东行矣。船上有大帅字旗，余未在船，不可误挂。经过府县各城，可避者略为避开，不可惊动官长，烦人应酬也。余日内平安。沅叔及纪泽等在金陵亦平安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八月十二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鸿儿：

你于十九日从家中出发，想来九月初可从长沙挂帆向东航行。船上有大帅字的旗帜，我没有在船上，不可以误挂出来。经过府县各城市，可避开的尽可能避开，不可以惊动地方长官，麻烦别人来应酬。我现在平安，沅叔及纪泽等人在金陵也平安。此谕。

七六 勿忘先世之教悌勤俭

字寄纪瑞侄左右：

前接吾侄来信，字迹端秀，知近日大有长进。纪鸿奉母来此，询及一切，知侄身体业已长成，孝友谨慎，至以为慰。

吾家累世以来，孝悌勤俭。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，竟希公、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，正月上学，辅臣公给钱一百，为零用之需。五月归时，仅用去一文，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。其俭如此。

· 家 ·

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，犹亲自种菜收粪。吾父竹亭公之勤俭，则尔等所及见也。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，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，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勤字工夫，第一贵早起，第二贵有恒；俭字工夫，第一莫着华丽衣服，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。凡将相无种，圣贤豪杰亦无种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以做得到的。侄等处最顺之境，当最富之年，明年又从最贤之师，但须立定志向，何事不可成？何人不可作？愿吾侄早勉之也。

荫生尚算正途功名，可以考御史。待侄十八九岁，即与纪泽同进京应考。然侄此际专心读书，宜以八股试帖为要，不可专恃荫生为基，总以乡试会试能到榜前，益为门户之光。

纪官闻甚聪慧，侄亦以立志二字，兄弟互相劝勉，则日进无疆矣。顺问近好。

涤生手示 十二月十四日

【译文】

字寄纪瑞侄左右：

日前接到侄儿来信，字体端庄秀丽，可知你近日有很大的进步。纪鸿陪他母亲来我这里，向他问起各方面情况，得知侄儿你身体已长成大人，为人孝顺友爱谨慎，这是对我极大的安慰。

我们曾家，几代人都保持着孝悌勤俭的家风。高祖辅臣公以上各代我没见过，曾祖竟希公、祖父星冈公等都是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床，整天里没有一点时间用于闲安逸乐。竟希公年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，正月里开学，辅臣公给他铜钱一百文作零用钱，到五月份回家时，只用去一文钱，还剩九十九文还给他父亲。他就是如此节俭。星冈公在他的孙辈入了翰林之后，仍亲自种菜收粪。我父亲竹亭公的勤俭，则是你们看到过的。现在家中虽逐渐宽裕，侄儿们以及你们兄弟们切切不可忘记前辈们的艰难，有福分不能尽享，有权势也不能尽使。勤字的素养，第一贵在每天早起，第二贵在有恒心；俭字的素养，第一不要穿华丽服装，第二不要过多地用仆人、婢女和雇工。大凡将相并不是靠血缘相传相袭的，圣贤豪杰也是这样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侄儿们身处最顺遂的环境，正当年轻有为之年，明年又师从最好的老师，但必须立定志向，有什么事做不成？什么样的人做不到呢？希望侄儿们早早努力。

· 书 ·

二九三

荫生还算是功名的正途，可以考御史。等到侄儿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就与纪泽一同进京应考。但是侄儿这时期专心读书，应该以八股文和试帖诗为主，不可专门依仗荫生作为事业的基础，先还是要以参加乡试、会试能榜上有名，为家门增光才好。

听说纪官很聪明，侄儿你也应该用“立志”二字，与兄弟们互相勉励，则每天的进步就无限了。顺问近好。

七七 望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

字谕纪泽儿：

廿四日申正之禀，二十六申刻接到。余于二十五日巳刻抵金陵陆营，文案各船亦于二十六日申刻赶到。沅叔湿毒未愈，而精神甚好。伪忠王曾亲讯一次，拟即在此杀之。

由安庆咨行各处之折，在皖时未办咨札稿，兹寄去一稿。若已先发，即与此稿不符，亦无碍也。刻折稿寄家可一二十份，或百份亦可。沅叔要二百份，宜先尽沅叔处，此外各处不宜多散。此次令王洪升坐轮船于二十七日回皖，以后送包封者仍坐舢板归去。包封每日止送一次，不可再多。尔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。至嘱。

涤生手示 六月二十六日酉刻

顷见安庆付来之咨行稿甚妥，此间稿不用矣。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你二十四日申正的信，我二十六日申刻接到。我已于二十五日巳刻抵达金陵陆军营地，文职文员所乘各船也于二十六日申刻赶到。你沅叔的湿毒还没有痊愈，但精神很好。伪忠王我曾亲自审问过一次，准备在这里马上把他杀掉。

从安庆以咨文分行各处的奏折，我在安徽时没有写好咨文、札文的文稿，现在寄去一份稿子。如果咨文已经发出，那就算与我这一稿不相符合也没有妨碍。刻印奏折文稿寄回家，十份，二十份可以，百份也可以。你沅叔要二百

· 家 ·

份,应优先给沅叔。此外其他各处不宜多发。这一次我令王洪升坐轮船于二十七日出安,以后专送包封的人仍是坐舢板回去。包封每天送一次,不能再多了。你做一切事都要以“勤俭”二字为主。至嘱。

刚看到由安庆送来的咨文稿,很妥当,这里拟的稿不必采用了。

七八 洪秀全尸昨已挖出亲验

字谕纪泽儿:

二十九日接尔二十七日申刻禀。余以是日巡览各营,夜宿萧信卿处,距沅叔大营三十里,故接包封稍晚也。天气虽热,然此间屡得大雨,早晚尚凉,比之沅叔与诸将终年在矮屋破棚之中,战争于烈日骤雨之下,苦乐相去远矣。尔等勿以为念。余拟将城内城外周览一过,七月中旬即可返棹回皖。洪秀全之逆尸昨已挖出亲验,李秀成之亲供亦将取毕。沅叔湿毒尚未愈也。

涤生手示 六月二十九夜

督促科一请示禀,批数字,附还。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:

二十九日接到你二十七日申时的信。我这天由于巡察各营,晚上住在萧信卿那里,离沅叔的营地有三十里,所以接到包封时略有点晚。天气虽然热,但是这里常常下大雨,早晚都还凉快,比起沅叔和各位将领长年住在矮屋破棚中,还要在烈日或暴雨中作战,一苦一乐相差很大。你们不要挂念我。我打算把城里城外全部巡察一遍,七月中旬就可以调转船头回返安徽。洪秀全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来,我亲自去验看过,李秀成的亲笔招供也将很快取完。沅叔的湿毒病症还没有治愈。

督科有一张请示报告,我批了几个字,附还。

七九 看孝陵卫伪天王府等处

字谕纪泽儿:

七月初一日接六月二十八禀并廷寄及恭王信件包封,各件均已收到。余

· 书 ·

二九五

今日看孝陵卫、天保城地道缺口及伪天王府等处，午正回沅叔营次，一切平安。惟李少山作士物故，失一善人。沅叔伤感殊甚耳。柯小泉病状何如？便中禀及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一日酉初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七月初一接到你六月二十八日的报告和朝廷的谕旨、恭王的信件包封，各件都已收到。我今天巡视了孝陵卫、天保城地道缺口和伪天王府等地方，午正时分回到沅叔的营地，一切平安顺利。只是李少山又去世了，失去了一个好人，沅叔为此特别伤感。柯小泉的病情怎么样？方便时来信告诉我一下。此嘱。

八零 如涉外事请予密作缄相告

字谕纪泽儿：

连接二十九日、初一、初二日三次四禀，具悉一切。

小泉竟尔不起，深用悼惨，尔往吊祭，余再致联幛、赙仪也。各处咨文尽可不粘保单。兹将排单寄去十余份。如咨文尚未发，排可也，不排亦可也。各省发咨太迟，今亦不复谕矣。

安庆并无长龙解饷，此间已派长龙数号回皖。外间司道及各署有应商之事，余曾嘱其就子密一商。以后凡涉外事，请子密作一缄寄我可也。

裱地图，面背皆用白纸，但用黄绫镶边而已。和州图稍展，令宽四旁略有可折为妥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四日

今日逢四磅信之期，途寄四叔信一缄，日记一本，尔阅后专人送去。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连续接到你上月二十九日、本月一日、二日三天的四封信，一切知道了。

小泉竟然一病不起，深感哀痛。你亲自去吊祭一下，我再送挽联挽幛和赙仪。

· 家 ·

各处来的咨文完全不必粘保单。现将排单寄去十几份。如果咨文还没有发出,粘排单就行了,不粘排单也没关系。各省发送咨文太慢,现在不必再提它了。

安庆并没有长龙押送军饷,这里已派了几号长龙回安徽。外间的司员、道员和各官署有要商议的公事,我曾经吩咐他们到钱子密那里商议。今后凡是有关外间公事,请子密写信告诉我就行了。

裱地图的话,正面和背面都应用白纸,只是镶边要用黄绫。和州图应略为扩展,使它宽一点,四边略微留点折边的地方就行。此嘱。

今天逢四,是应该送信的日期。我寄给你四叔一封信、一本日记,你看过后派专人给他送去。

八一 李秀成已于初六正法

字谕纪泽儿:

日内北风甚劲,未接包封及尔禀信,余亦未发信也。

伪忠王自写亲供,多至五万余字。两日内看该酋亲供,如校对房本误书,殊费目力。顷始具奏江、李二酋处治之法。李酋已于初六正法,供词亦抄送军机处矣。

沅叔拟于十一二等日演戏请客,余亦于十五前后起程回皖。日内因天热事多,尚未将江西一案出奏,计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。老年畏热,亦畏案牒之繁难。余将来金陵,即在英王府寓居,顷已派人修理矣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七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:

目前北风猛刮,没有接到包封以及你的来信,我也没有写信回来。

伪忠王亲自写供状,多达五万字。这两天在看他的亲笔供状,像校对房本错误那样,很费眼神。刚开始上奏处治洪、李二人的方法。李秀成已在初六日被正法,供词也抄送到了军机处。

沅叔准备在十一二日演戏请客,我也会在十五日前后起程回安徽。目前因天气热、事情多,还没有就江西一案上奏,估计要五天时间才能核定此稿。人老了怕热,也怕公务繁忙。我今后到了金陵,就住在英王府,现在已派人修

· 书 ·

二九七

理去了。此谕。

八二 李臣典初二日死亡

字谕纪泽儿：

初八早接尔初四日禀，具悉一切。营中疾病尚多，李臣典初二日死矣。榆生封房之事，沅叔以为无之，仅借住一所，将米起入仓中。日来北风甚大，向之包封日余辄到，此次三日余也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八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本月八日收到你四日来的信，一切尽知。军营中患病的还很多，李臣典在本月二日死了。榆生封房的事，你沅叔认为是没有的事，只不过是借一所住房，好将粮米运进仓库。这两天北风很大，原来送包封一天多时间就可以到达，这一次却用了三天多时间。此谕。

八三 蒙恩封侯沅叔封伯

字谕纪泽儿：

本日未刻接富将军咨到廷寄，余蒙恩封一等侯，沅叔蒙恩封一等伯。惟二十三日之折尚未批回，恩旨一道尚未接到。大约夹板仍发安庆，连日因风逆，故未到耳。兹将寄谕抄付安庆一看，恐战船较迟，故用排递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八日申正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今天未时收到富将军的咨文和朝廷的谕令，我承蒙皇上恩宠被封为一等侯，沅叔也被封为一等伯。只是二十三日所上的奏折还没有批复下来，有道圣旨也没有接到。大约是因为夹板那儿仍然把公文发往安庆，而连日又全刮逆风，所以至今还没到。现在我把寄谕抄付安庆一看，又恐怕用战船走水路速度太慢，所以用驿马传递。此嘱。

· 家 ·

八四 诫勉力去傲惰二弊

字谕纪鸿：

自尔起行后，南风甚多，此五日内却是东北风，不知尔已至岳州否？

余以二十五日至金陵，沅叔病已痊愈。二十八日戮洪秀全之尸，初六日将伪忠王正法。初八日接富将军咨，余蒙恩封侯，沅叔封伯。余所发之折，批旨尚未接到，不知同事诸公得何懋赏，然得五等者甚少。余借人之力以窃上赏，寸心不安之至。

尔在外廉谨二字为主，世家子弟，门第过盛，万目所瞩。临行时，教以三戒之首，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，当已牢记之矣。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，不可送条子，进身之始，条知自重，酷热尤须保养身体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九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鸿儿：

从你起程之后，南风刮得很多。这五天里都是东北风，不知你到岳州没有？我二十五日到达金陵，沅叔的病已痊愈。二十八日斩戮洪秀全的尸体，初六将伪忠王处死。初八接到富将军咨文，我蒙皇恩封为侯，沅叔封为伯。我发出的奏折，圣上的批复还没有接到，不知道各位同事得到什么嘉奖，只知得五等爵的人很少。我是凭借别人的力量才得到皇上封赏的，心中极为不安。

你出门在外，要以谦、谨二字为主。世家子弟，门第太兴盛，是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你临行时，我拿三个戒条教育过你，其首末两条就是极力去除傲慢、怠惰这两个弊端，你应已牢记。考试之前不能和州县官员来往，不可送条子，这是你进身的开始，一定要知道自重。天气酷热尤其要注意保养身体。此嘱。

八五 望查三藩平回诸没各封几人

字谕纪泽儿：

初九接尔初六申刻之禀，知二十三日之折，批旨尚未到皖，颇不可解。岂

· 书 ·

· 家 ·

已递至官相处耶？各处来信皆言须用贺表，余亦不可不办一份。尔请程伯敷为我撰一表，为沅叔撰一表。伯敷前后所作谢折太多，此次拟另送润笔费三十金，盖亦仅见之美事也。

得五等之封者似无多人。余借人之力而窃上赏，寸心深抱不安。从前三藩之役，封爵之人较多，敕阙斋西间有《皇朝文献通考》一部，尔试查《封建考》中三藩之役共封几人？平准部封几人？平回部封几人？开单寄来。

伪幼主有逃到广德之说，不知确否？此谕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九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初九接到你初六申刻的信，得知我二十三日所上奏折，批旨还没有到安徽，很不可理解。难道是已经递送到官相那里了？各地来信都说要用贺表，我也不能不准备一份。你请程伯敷替我撰写一份贺表，也替沅叔撰写一份贺表。伯敷前前后后作谢恩的奏折太多，这次准备另送他稿费三十两，大概也是少见的美事。

得到五等爵封赏的似乎没有几位。我凭借别人的力量而获得上等的封赏，心中深感不安。从前平定三藩的战役，封爵的人比较多。求阙斋的西屋有一部《皇朝文献通考》，你试着查一下其中的《封建考》，看三藩之役以后一共封爵几人？平准部封爵几人？平回部封爵几人？开列一张单子寄来。

有伪幼主逃到广德的说法，不知是否确实？此谕。

八六 李秀成口供明日付回

字谕纪泽儿：

今早接奉二十九日谕旨。蒙恩封一等侯、太子太保、双眼花翎，沅叔蒙恩封一等伯、太子少保、双眼花翎，李臣典封子爵，萧孚泗男爵。其余黄马褂九人，世职十人，双眼花翎四人（余兄弟及李、萧）。恩旨本日包封抄回。兹先将初七之折寄回发刻，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初十日辰刻

· 家 ·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今天早上接到二十九日谕旨，我蒙皇上恩典被封为一等侯，加太子太保，赏双眼花翎，沅叔蒙皇上恩典封为一等伯，加太子少保，赏双眼花翎；李臣典封子爵；萧孚泗封为男爵。其余赏黄马褂的有九人，爵位世代承袭的有十人，赏双眼花翎的有四人（我们兄弟及李、萧二人）。恩旨抄件于今日包封寄回。现先将初七的奏折寄回送去刻印。李秀成供词明日交人带回。

八七 因畏酷热应治之事多搁废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等号禀，具悉一切。此间初十、十一二等日戏酒三日，沅叔料理周到，精力沛然，余则深以为苦。亢旱酷热，老人所畏，应治之事多搁废者。江西周石一案，奏稿久未核办，尤以为疚。自六月二十三日起，凡人证皆由余发及盘川，以示体恤。尔托子密告知两司可也。

鄂刻地图，尔可即送一份与莫偲老。“轮船行江说”，三日内准付回。另纸缮写，粘贴大图空处。万麓轩、忠鹤皋及泰州、扬州各官日内均来此一见。李少泉亦拟来一晤，闻余将以七月回皖，遂不来矣。此谕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十三日巳刻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到你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等日的来信，一切尽知。这里初十、十一、十二演戏、办酒宴，沅叔处理得很周到，精力充沛，我却为这些应酬苦恼。天旱得厉害，热得要命，老年人就怕这种天气，应该处理的事很多都搁置耽误了。江西周石一案，因奏稿长时间没有核实写好，尤其感到愧疚。自六月二十三日开始，凡是作人证的都由我发给路费，以表示体恤下情。你可以拜托子密告知布、按两司。

湖北所刻的地图，你可以送一份给莫偲老。《轮船行江说》三天之内一定送回，另外取纸缮写，粘贴在大图的空白处。万麓轩、忠鹤皋以及泰州、扬州各衙署的官员这几天都来金陵一见。李少泉也准备来金陵会面，听说我将于七

· 书 ·

三〇一

月回安徽,就不来了。此囑。

八八 李秀成供词可限三日刻成

字谕纪泽儿:

十四日接尔十二申刻禀,具悉一切。初十至十二戏酒请客三日。十三日各统领请余兄弟,无戏。酷热如火,沅叔应酬无倦,余则惫矣。李秀成供如尚未刻成,可令书局工匠众手赶到,限三日刻成。分两次付五十本来此,以便分咨各处。余本日寄澄叔信,尔专人送湘。并寄恩旨二道,初七日疏一通。如已刻成,则多寄几份可也。

金陵十日内未得雨,亢热异常,盼泽极矣。余续告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十四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:

十四日收到你十二日申时的信,一切尽知。本月十日到十二日演戏、摆酒席请客三天。十三日各营统领宴请我们兄弟,只是没有演戏。天气热得像被火烤一样,沅叔应酬起来毫无倦意,我却太累了。李秀成的供词如果还没有刻好,可叫书局的工匠们赶来帮忙,必须在三天内刻成。分两次送五十本到我这里,我才好用咨文分放到各处。今天我寄给澄叔的信,你派专人送到湖南。一起寄到你那儿的还有两道恩旨,本月七日一通奏疏。如果李秀成的供词已经刻好,就多寄几份来。

金陵已经十天没有下雨,非常热,非常盼望老天爷下点雨。其他的事情今后再说。

八九 积案甚多江西一案尤为繁难

字谕纪泽儿:

十五日接尔十三日禀,具悉一切。

此间亢热如故,今日微有风耳,余二日内当作各折片,殊以为苦。袁榆生之叔以今日去世,有家信一封,尔为速交金陵。若不得大雨,病未已也,余积搁文牍甚多,而江西一案无繁难,老年畏热,何能任此艰巨!行谋谢去矣。榆婿

· 家 ·

信并付阅。余续告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十五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五日接到你十三日的信，一切尽知。

这里仍然热得很，今天稍微吹了点风。我必须在两天内写好各道奏折和附片，感到非常辛苦。袁榆生的叔叔今天去世了，他留下一封家信，你帮他快速送到金陵。如果不下大雨，我的病不会好。我堆积耽搁的公文很多，江西一案特别繁难。我年纪大了又很怕热，怎么能承担起这么艰巨的工作？该辞官引退了。榆婿的来信一起寄给你看。其他的以后慢慢谈。

九零 改谢恩折二件今日拜发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六早接尔十四申刻禀，十六申刻又接尔十五申刻禀，具悉一切。

余昨日改谢恩折二件，今日拜发，派王廷贵、曾恒德赍京。富将军过江，定于十八日来此会晤。余起程应俟二十矣。

“轮舟行江浅深说”，即照此缮写，贴于图之空处。但须方、刘一对，图与说不至两歧为要。筱岑信及贺表具待八月再商。鲍军初四大捷，江西事应松耳。余续告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十六夜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六日早上收到你十四日申时的来信，十六日申时又收到你十五日申时的信，一切尽知。

我昨天改定二道谢恩折，今天发出了，派王廷贵、曾恒德送往京城。富将军也预定在十八日到我这里会晤。我大概要等到二十日才能够动身。

《轮舟行江浅深说》就照这样缮写，贴在地图上空白处。但是必须要让方、刘仔细将文、图勘对一下，关键是不能让图和文字说明不一致。筱岑的信及贺

· 书 ·

三〇三

表暂且等待八月再作商议。鲍军本月四日取得重大胜利,江西的局势应该缓和松懈了。其他事情以后再谈。

九一 拟明日登舟回皖

字谕纪泽儿:

二日未接尔禀,盖北风阻滞之故。此间十七日大风大雨,萧然便有秋气。

富将军今日来拜,畅谈一切。余拟明日登舟,乘坐民船,不求其快,舟中须作周石狱事一折,非三四日不能了。沅叔处无一人独坐之位,无一刻清静之时,故未办也。其他积搁之事亦尚不少,皆须在船一为清理。到皖当在月杪矣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七月十八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:

两天没有接到你的来信,大概是北风阻滞了交通的缘故。这里十七刮大风下大雨,一片萧索秋天已至的景象。

富将军今天来拜访,畅谈一切。我准备明天登船,乘坐民船,不求走得快。在船上要写有关周石一案的奏折,没有三四天写不完。沅叔那里没有我一个人独处的地方,没有片刻清静之时,所以奏折没有写好。其他积压耽搁的事务也不少,都要在船中做一番清理,到安徽时当是月底了。此嘱。

九二 奉旨诸路将帅督抚免造册报销

字谕纪泽儿:

十九日接尔十七日禀,知十一日之信至十七早始赶到安庆。哨官疲缓如此,不能不严惩也。余于十九日回拜富将军,即起程回皖,约行七十里乃至棉花堤。今日未刻发报后,长行顺风,行七十里泊宿,距采石不过十余里。

接奉谕旨,诸路将帅督抚均免造册报销,真中兴之特恩也。顷又接尔十八日禀,抄录封爵单一册。我朝酬庸之典,以此次最隆,愧悚战兢,何以报称!尔曹当勉之矣。

涤生手示 七月二十日

· 家 ·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十九日接到你十七日来信，得知我十一日发出的信到十七日早上才送到安庆。哨官如此拖沓，不能不严加惩治。我于十九日回拜富明阿将军后，就启程回安徽了，大约走了七十里，到达棉花堤。今天未刻发出报匣后，顺风而行，行七十里停泊住宿，距采石不过十多里。

接到皇上谕旨，各路将帅督抚都免于造册报销开支的费用，这真是本朝中的特殊恩典。刚又接到你十八日的信，你抄录的历次封爵名单一册。我朝酬谢功臣的典礼，以这次最隆重，内心渐愧，战战兢兢，用什么来报答朝廷的恩典呢？你们这一代人要努力啊。

九三 告以赴芜湖行程

字谕纪泽儿：

二十二日卯刻接尔二十日禀，十九日禀昨日到矣。余二十日行七十里至烈山。二十一日行二十里至采石。今日未刻当可行百里至芜湖也。此行在舟行改江西讼案折，计须五日乃了，正不望其太速耳。余二十日看袁婿，病似疟病，尚送迎大门，当不要紧。

涤生手示 七月二十二日午刻于芜湖下二十里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二十二日卯时收到你二十日的来信，昨天收到你十九日的信。我在二十日这天走了七十里到达烈山，二十一日走了二十里到达采石，今天未时应该能走一百里到达芜湖。这次在船上改好江西讼案奏折，估计要五天才能够完成，正不希望在路上走得太快。二十日我还去看了一下袁婿，他得的病像疟疾，还能到大门口来迎、送我，应该没什么要紧。

九四 望以谦敬二字为主

字谕纪鸿：

自尔还湘启行后，久未接尔来禀，殊不放心。今年天气奇热，尔在途次平

· 书 ·

安否？

余在金陵与沅叔相聚二十五日，二十日登舟还皖，体中尚适。

余与沅叔蒙恩晋封侯伯，门户太盛，深为祇惧。

尔在省以谦敬二字为主，事事请问意臣、芝生两姻叔，断不可送条子，致腾物议。十六日出围，十七八拜客，十九日即可回家。九月初在家听榜信后，再起程来署可也。

择交是第一要事，须择志趣远大者。此嘱。

涤生手示 七月二十四日旧县舟次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鸿：

自从你启程回湖南之后，很久没有接到你的来信，很不放心。今年天气非常热，你一路上还平安吧？

我在金陵与沅叔相聚二十五天，二十日乘船返回安徽，身体还算适应。我与沅叔蒙圣恩晋封为侯、伯，门户太兴盛，深为惊恐惧怕。你在省城以“谦敬”二字为主，事事都要请教意臣、芝生两位姻叔，决不可以送条子走关系，以致引起众人的议论。十六日考试结束，十七、十八拜访客人，十九日就可回家。九月初在家听到发榜消息以后，再启程来安庆衙署就行了。选择交往的朋友是你第一等重要的事，要选择志向远大的人（做朋友）。此嘱。

九五 江西讼案折已脱稿

字谕纪泽儿：

二十四日接尔二十三禀，余二十四日行六十里宿旧县。二十五日行一百里宿铜陵之上。风非不顺，其如船太笨何！江西讼案折已脱稿，大致多用少仲底本，不甚费心，然已惫矣，明日再行一日，如不能多走，二十七日当换小船耳。

涤生手示 七月二十五日

【译文】

字谕纪泽儿：

二十四日接到你二十三日的信，那天我走了六十里住宿在旧县。二十五日走了一百里住在铜陵上游。不是风向不顺，奈何船太笨重，快不起来。江西

卷三

持家之道

1004010